

辽中文史资料

第 六 集

政协辽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编委员会

1987年10月

目 录

- 解放战争时期的辽中县公安部队
.....张永仁 (1)
- “八·一五”后，苏联红军进
驻辽中与撤走.....张永仁 (5)
- 红旗山战斗.....年庆江口述
年启贺 年双清整理 (7)
- 另一场战斗.....程光烈 (14)
- 辽中县南土改斗争侧记.....李展
于德大 (58)
- 伪满辽中国高奴化教育见闻...田明恩 (64)
- 刘凤柱四出劳工.....刘凤柱口述
程嘉整理 (81)
- 解放前辽中的私学.....刘海永 (87)
- 历史名镇——老大房.....齐凤林 (94)
- 王树常的一生.....雅心 (98)

解放战争时期的 辽中县公安部队

张永仁

一九四五年十月，东北局组织部先后派袁元培、李正亭、朱川、金肇野、杨庆春、张树权等人来辽中县成立中共辽中县委员会及辽中县民主政府，同时，组建了辽中县公安局，张树权同志任公安局长，姚义同志（又名姚德贤）任副局长，杨振荣同志（延安派来的老干部）任秘书长。公安局下设社会科（即侦察科），科长刘杰三，有八名工作人员；总务科长赵靖甫，有六名工作人员；审讯科长由秘书长杨振荣兼任，有四名工作人员。县公安局设在伪满警察署院内。

组建公安局的同时，建立一支公安武装部队——警卫营，下设警卫连，分三个排，一百三十多人。营长由公安局长张树权兼任，教导员由县委副书记朱川兼任，连长白玉玺，副连长王双有（伪警察出身）。警卫战士吸收本县贫

下中农子弟充当。主要任务是清剿土匪，维持社会治安。并负责对县委、县政府的警戒。这支公安队组建后，进行了许多工作，主要是执行逮捕、看押犯人，反奸除霸、清查匪特、追查谣言、打击反动会道门、镇压反革命等，除此之外，还到各村屯搜缴地主的枪支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

十一月，在中共辽中县委和县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县警卫营会同县保安大队将全县人们深恶痛绝的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伪满警察局长刘海澄（字献廷、外号刘大瘸子），从满都户抓到县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县民主政府在县城关帝庙前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刘海澄罪行。许多群众纷纷上台控诉，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民主政府判处刘海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县公安局警卫营接到满都户区政府告急信，信中说：“满都户地区地主武装蠢蠢欲动，速派县警卫营前去镇压，以维护地面治安，”警卫连长白玉玺立即带领六十余名公安战士去满都户，地主武装闻风丧胆，仓皇逃窜。

随着形势的变化，我县全体党政人员于一

九四六年二月，主动撤出辽中。此时，辽中公安队编入辽中县保安团。遵照辽南军分区的命令，在海城县新台子改编为辽河支队。这支部队最后编入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五纵队四十二军。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辽中最后解放。十一月五日重新组建中共辽中县委和辽中县人民政府，同时成立了县公安科，科长由辽南五地委派来的王德新同志担任。工作人员有：徐敦敏、陈乐善、徐德礼、唐彪、王喜、马锡纯等十余人。公安科下设公安队，有九十余名战士。公安队长周树清，指导员荆玉章，第一排长李通道，副排长张相亮，第二排副排长周宝岱、郝尚宝，第三排副排长曾宪双。

公安队组建后，进行了收编蒋军的散兵游勇；镇压地主恶霸首要分子；抓捕大土匪头子和收缴武器；打击反动会道门活动以及审查县政府交办的我军掉队人员等工作。在肃清地面土匪、维护社会治安斗争中，先后捕获镇压了杀害我民主政府县长袁天培同志的大土匪头子王双来和投敌叛变分子何兴、田发文，并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对辽中镇东门街、乌伯

牛、敖司牛一带的反动会道门给予了严厉打击和彻底摧毁。

辽中解放初期，社会治安还不够稳定，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造谣破坏，攻击我党政策。公安队的同志们日以继夜地走访调查情况，抓捕人犯，审讯处理。一九四九年二月间，县公安科通过“狱情汇报”得知在押国民党军官竺朝松（湖南人）预谋暴动，经过审讯供认不讳。经县长刘景洲批示，处以极刑，并及时发出布告，从而保证了监狱的安全。

由于公安队的积极工作，全县的社会秩序很快地稳定了，为全县的土地改革斗争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九四九年二月，辽中县公安科改建为辽中县公安局，公安局长赵斌、副局长富春合，公安队长周树清，指导员荆玉章。

辽中县公安队延续到一九五二年末，后归辽西省公安总队领导，辽中、新民、彰武三个县的公安队合并为一个连队，公安总队部设在新民县，各县是排的建制，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公安战士集体转业改为地方人民警察。

“八·一五”后，苏联 红军进驻辽中与撤走

张永仁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红军二十余人，携带自动化武器（有圆盘式步枪、卡宾枪、轻机枪等），在中尉连长列甫勤克率领下，外有一名杨翻译官，乘坐三辆卡车，从沈阳进驻辽中县城，设司令部于伪县协和会本部旧址（现县政府第一招待所后院二楼），战士住伪公署院内，利用原日本人竹内馆作伙食部。初到时由辽中县人民自治委员会招待。会长蔡景襄和副会长马靖波及秘书长王翔麟每天出面。苏军来辽中后，对地方工作从不过问，不予直接援助，也不发表意见，只对战败国日本的侨俘实行统一管理，严格监督，并向当地征购军粮、军草及其它物资。苏军对日本侨俘，指定房舍，集中生活，以原伪满协和会事务长村健为“居留民会”会长。对日本侨俘

每人在上衣左袖外中部缝一个白色的袖标，上写黑色“荷”字，醒目鲜明。“荷”字用汉语翻译过来是“降服”的意思。苏军司令部之劳役，则由日本侨俘轮流负担。

苏军发行一种纸币，名曰“红军票”，与伪币等值流通市面。苏军所需物资完全以此币购买。

苏军驻辽中期间，就以“红军票”下农村征购粮谷及猪、牛、羊等食品。

第一次征购粮由五台马车载七千五百斤大麦，送沈山线大虎山车站。第二次征购粮由八辆马车载运，其中三辆马车载五千斤小麦，另五辆马车载七千五百斤高粱米，送沈山线励家车站。这些粮食均作军马饲粮之用，或转运回国。此外，又在农村购买猪、牛、羊近千余只，买完后立刻返回沈阳。数日后，有六名苏军从内蒙赶两千多只羊去大连，路过新民屯，苏军要一台大车，民工十二人，转站到长滩返回。苏军于九月下旬由辽中撤走。

红旗山战斗

年庆江 口述 年启贺、年双清 正理

那是一九四六年夏季的一天，我东北民主联军辽南独立师三团二营五连奉命隐蔽在红旗山脚下，准备歼灭盘踞在山上的一股敌人；进而攻打大石桥，切断敌人从营口运往整个东北战场的军火铁路运输线。这条运输线由全部美械化装备的相当于一个师的交通纵队把守。大石桥是敌人的防守重地。红旗山处于大石桥东六华里的要塞，这里的敌人是新增添的一股劲敌——国民党新六军教导队，大约三百来人，近二倍于我方人数，并且武器先进，训练有素，顽固异常。大石桥的兵力主要集中在这一带。山上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并布置许多明碉暗堡，形成强大的火力交叉网。

我方在摸清敌人的兵力、火力部署，观察好地形以后，开会研究作战方案，最后决定：只有偷袭，不能强攻。具体方案是：一排做主攻，从东南面隐蔽上山；二排做佯攻，从西北面上山，吸引敌人；三排做预备队，做增援、

接应和防务工作。一、二排由赵副连长指挥。方案已定，当天夜里十点钟，全连战士向红旗山靠近。

连部和三排隐蔽好以后，赵连长察看一下地形，对一排张排长、二排长杜云庆说：“同志们，今夜一定要拿下红旗山，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主攻前一排不能暴露目标，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们命令道：“小宏子，你随年班长（我当时是机枪班长）带上子母弹，摸到山顶时，扔上去，炸响它，通知二排发动攻击。”

我和小宏子齐声回答：“是！”

我们的心跳得很快，“打仗就打新六军，吃菜就吃白菜芯”，我们就要打新六军了。只听赵连长一声令下“出发！”

我们立刻分两路向山上爬去。

夜，漆黑寂静，伸手不见五指，除远近传来一阵阵蟋蟀的叫声，山头上国民党官兵们故做镇静的吆喝声外，四周一片寂静，战士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此刻，小宏子非常激动，那颗子母弹紧紧别在他的腰间。他知道自己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一直爬在前面。山上荆棘满坡，

稍不小心，就会出危险。战士们悄无声息地互相照应，艰难地摸索着向山上爬。许多战士手划破了，膝盖磨破了，距离敌人的工事只有几十米远了，敌人在山上的说话声都能听到。就在这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震得山摇地动，火光猛烈地一闪，浓烟携带碎石升上天空，树上栖息的鸟雀惊叫着四处乱飞。张排长叫了一声：“小宏子！”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小战士，还没有看到胜利，就壮烈牺牲了。我顿时明白了，这是小宏子压响了子母弹。我自言自语：“坏了，目标暴露了。”果然，山顶的敌人一阵大乱，接着探照灯扫来扫去，枪弹、炮弹一齐朝我们袭来，轻重机枪犹如喷吐着一条条火舌，四处乱窜，凶猛异常，看来敌人果真发现我们了。不能指望二排吸引敌人了。一排长果断地大喊一声：“冲啊！”就带头向山上冲去。

这时二排还没有打响，当他们得到报告，知道这边发生了意外，就隐蔽在山坡上，准备配合三排，变佯攻为主攻，等待时机一举攻上山头。

我回头喊了一声：“全班掩护！”三挺机

枪同时发出愤怒的吼声。战友们呼喊着重，拼命冲向敌人，喊杀声惊天动地。然而，我们的火力远不如敌人，而且敌人居高临下，又有探照灯和照明弹配合。迫击炮弹穿成串在我们的周围爆炸，弹片横飞，子弹象雨点一样从我们的头顶耳边掠过，掩身的石头被打得火星乱冒，我们处于极其不利的环境之中，冲在前面的战士倒下了，接上去的战士又倒下了，张排长也负了重伤，部队伤亡很大。战士们被迫伏在地上射击，不能前进一步。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火力愈加猛烈。山坡上烟雾弥漫。敌人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优良的武器装备，疯狂地向我们射击，恨不得把这土石山坡翻个个儿。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还是不能前进半步，战士们正按捺不住地要往上冲，通讯员上来通知副排长：“连长命令你们马上撤退。”

“什么，撤退？”副排长吼叫起来。

“对，撤退。连长说要保存实力。”通讯员急忙补充说。

副排长沉思一下，然后把手一挥，命令道：“机枪班留下，其余撤退。”

狡猾的敌人发现我们在后退，就一窝蜂地

踊出掩体，向下扑来，这下，敌人完全暴露于我们的枪口之下。我带领机枪班的战士，眼里冒着火，把一排排子弹射向敌群，敌人顿时鬼哭狼嚎，丢下一具具尸体缩了回去。当他们定定神，发觉我们只有三个火力点时，就以他们优势的火力压我们。有几名战士牺牲了，我身边的王恩江、“火花刘”都挂了彩，但仍然坚持战斗。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命令各组节省子弹，注意隐蔽。敌人见我们火力减弱，又忘形地二次冲下来，我大喊一声：“打！”

三挺机枪同时开火。敌人倒下一大片，可他们不甘心后退，妄图一举吞掉我们。战斗异常残酷。敌人恼羞成怒，几乎全军出动，向我们冲击。已经昏迷的王恩江、“火花刘”被抢救下去。王恩保和“毛孩儿”也牺牲了。阵地上只剩下我堂兄年庆祥和另一名战士。然而，敌人一股股地冲下来，一股股地被消灭，终于剩下小股敌人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了。我堂兄爬到我身边，在弹雨里替我擦去脸上的污血，心痛地问我：“怎么样，庆江？”

我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哥，你

给我捋子弹吧！”

“行，等二、三排从山那面攻上去就好了，我们在这里牵制敌人。”于是我的机枪又欢叫起来。敌人更不敢出来。我越打越起劲，上身不由地露出去。堂兄急得大喊：“庆江，注意隐蔽！”说着，起身把我按回来。一排子弹打来，头顶上的帽子被使劲牵动两下，头皮先是一热，后又巨痛，无疑又挂点彩。我感到堂兄的身子猛地抽搐一下，随后觉得右肩膀发热。我推开堂兄，借着火光一看，“啊！”我失声叫道，眼前一阵发黑，原来，我哥哥头部中弹身亡，年仅二十五岁。我悲痛愤恨，牙咬得咯咯响，端起机枪拼命向敌人扫射。突然，一颗炮弹在我身后炸开。身边最后的一个战士“啊”的一声，伏在地上再也不动了。我的左臂一麻，弹片深深地嵌在小臂里，我倒地以后，吃力地向那位小战士挪过去。我捧起他的脸，他双眼紧闭，微张着嘴，似乎还要说些什么，上衣已被血水浸透，带着稚气的脸上已没有任何表情。我一阵晕旋，轻轻地放下他的头，望着山顶上的敌人，胸中充满仇恨的烈火。我努力架好机枪、扣动扳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剩下

一个人也要坚守住。忽然，山顶上的火力嘎然减小，敌人乱了套。原来，是二、三排攻上了山顶。我抓紧时机，把暴露的敌人一个个歼灭。不一会，传来了喊杀声，由远而近，一阵撕杀之后，山上的敌人全部缴械投降，我部队占领了山顶。这时，我咬紧牙关，冲到山顶，与战友们围歼逃窜的敌人。

经过几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我们终于战胜了这股顽敌，为攻打大石桥开辟了胜利的前景。

我站在山崖上，摘下帽子，悼念死去的战友，也悼念和我一起从家里跑出来参军入伍的堂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张可亲可敬的面容，真感到他们好象并没有死，然而，他们到底为革命捐躯于这瞬间了。曾听他们说过，战死不觉遗憾，而我还活着，就要不停地战斗，直到最后一息。

天还没有亮，可是已经隐约能够听到报晓的鸡鸣。

另一场战斗

——解放沈阳情报工作回忆

程 光 烈

(一)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

严酷的哈尔滨冬季刚刚过去。户外的空气在阳光的照耀下开始有了一点暖意的时候，东社部部长派我去战争刚刚沉寂下来的前方——开原，执行一项任务。

开原，是东北人民解放军于二月二十八日解放的，给我的任务是留在前方（不限于开原），了解一下情况，相机开展情报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此外，还负责把从敌区来的王凤起、富平夫妇二人送回沈阳，然后与我取得工作上的联系。

战争年代，老是在后方坐在机关办公，实在觉得腻烦无味。但一旦离开了，却又觉得有某些东西值得眷恋起来。人生常常是在这样矛

盾感情中度过的。虽说我到情报机关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但是还没有直接接触到真正的情报工作，终觉得是件憾事。这次到前方去，无疑将给我以新的工作意境。

我就是抱着这样心情，踏上了征途。

坐火车绕了一个大弯子：哈尔滨—齐齐哈尔—泰来—白城子—郑家屯。然后由地方政府派出大车于二十九日送到开原。路上整整走了十天。一路上战争痕迹，到处都是。还遇上两次空袭。

1947年，部里曾在沈阳周围设置了两个情报交通站。一个设在法（库）铁（岭）县，由曾昌明、刘建民二同志负责；一个设在清原县，由高宇民同志负责。两个站都配备有电台。从沈阳出来的情报人员，都可以通过这两部电台将情报送回哈尔滨，并可沟通彼此情况。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比较偏僻，来往行人稀少。两个站的同志，都感觉这些地方不理想。常常是隔六七天才能接到一次沈阳来的人，平时又没有什么事可做。（虽然他们也兼任地方上其他工作，但究竟不是情报工作）情报工作不好开展，在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时期，总觉得